

歷史與空間

馬承鈞

國旗：中華圖騰民族魂！

香港一小撮激進分子肆意玷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的醜行暴露天下，激起全民公憤，人神共誅，這是對國家尊嚴的極大踐踏與挑釁，這些喪心病狂的暴徒必將受到法律嚴懲！

回想五星紅旗感人至深的樁樁故事，每一位愛國者都會肅然起敬、扼腕動容。

在曾經轟動全國的歌劇《江姐》中，重慶地下黨員江竹筠不幸被捕，她受盡酷刑堅貞不屈，令敵人束手無策。當她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五星紅旗將在天安門前升起時，高興得歡呼起來。她要帶領難友們繡一面國旗。儘管不知五星紅旗的圖案，她將全部的愛寄託在一針一線上，先繡出一顆大五角星，象徵中國共產黨，再繡四顆小金星圍繞着它，寓意祖國大地一片光明……雖然最終江姐等革命志士在重慶解放前夕倒在血泊之中，這段獄中繡國旗的故事卻感天動地！

1949年9月，嶺南尚未全部解放，一支解放軍部隊開到深圳灣王母墟，待命接管廣州。9月30日晚，粵桂邊縱隊參謀長楊應彬聽到電台廣播，說10月1日將在北京舉行開國大典並介紹了國旗國歌。楊應彬立即帶領大家按照電稿說明，製作了一面五星紅旗。10月1日清晨6時，近千名指戰員和當地百姓一起聚集在王母墟光德學校隆重舉行升國旗儀式，而北京的開國大典是在10月1日下午3時舉行，王母墟的升旗比天安門升旗還早了9個小時！

香港的第一面五星紅旗，1949年12月14日在南洋商業銀行升起。當時新中國剛成立兩個多月，港島仍在英國管轄之下。帶頭升旗者是譽滿香江金融界巨擘、著名愛國僑領莊世平先生。莊先生曾為抗日作出傑出貢獻。解放後長期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和全國僑聯副主席，他還把南洋商業銀行捐獻給了國家。周恩來曾讚歎：「潮汕為中國革命貢獻了兩位經濟人才，一個是理論家許瀚新，一個是實踐家莊世平！」

1952年10月1日發生在朝鮮志願軍戰俘營的一幕，更加令人扼腕！那天，被俘的志願軍戰士為慶

祝新中國三周年華誕，他們用雨衣和紅藥水製成一面紅旗，再用黃色的奎寧藥丸做成五顆五角星。當他們將五星紅旗升起後，喪心病狂的美軍竟然開着裝甲車衝進營房，對着數百志願軍戰俘瘋狂掃射，致56名戰士為保護國旗當場喪生。

五星紅旗在國際舞台上的每一個「第一次」，都曾令國人激動落淚。1952年7月第15屆奧運會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中國代表團在大會結束前一天才得到參加通知，周總理指示立即組團前往，並在奧運村第一次升起中國的五星紅旗，由此翻開新中國奧運史上第一頁。1954年2月，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以國家身份參加的重要國際會議，也是五星紅旗第一次在重要國際場合莊嚴升起。1971年11月1日，我國正式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並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五星紅旗也第一次在聯合國總部莊嚴升起。1984年7月29日，中國運動員許海峰以566環成績在洛杉磯射擊場獲得中國首枚奧運會金牌，鮮艷的五星紅旗第一次在奧運會頒獎台高高飄揚。同年11月，中國南極科考隊乘「向陽紅10號」船首赴南極，中國考察隊登上喬治王島，第一面五星紅旗插上南極洲。

1997年7月1日零時整，五星紅旗於萬目睽睽之下在香港會展中心高高升起，這是中國國旗第一次在港島正式亮相，也標誌香港從此回歸祖國懷抱。2003年10月15日，我國自主研製的神舟五號載人飛船在酒泉用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發射升空，中國首位航員楊利偉在艙內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國旗，此乃五星紅旗第一次現身太空。2008年9月27日，神舟七號載人飛船升空，航員翟志剛走出艙門在太空中舞動五星紅旗，這一幕驚艷世界。2014年3月28日，中韓兩國在仁川國際機場舉行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交接儀式，中方為烈士遺骸覆蓋國旗並舉行祭奠儀式，國旗覆蓋的烈士遺骸由禮兵護送登上專機，埋骨他鄉60年的中國烈士終於魂歸故里……

每天清晨，伴隨一輪太陽和國歌聲冉冉升



8月5日晚11時左右，香港市民自發到尖沙咀天星碼頭附近的升旗台升起五星紅旗。

起，來自天南海北的炎黃子孫聚集天安門廣場見證莊嚴神聖的升旗儀式。它已成為北京觀光第一景。您可知道：從1951到1976年，這一任務一直由北京一名電工胡其俊獨自完成的。當時他沒有手錶，每天根據日昇日落走過金水橋去升降國旗；沒有音樂伴奏，他卻在心中默唱國歌。25年間他從未一天失職。後來衛戍區警衛二師和天安門國旗班承擔起天安門廣場升旗任務，胡其俊仍常去廣場與數萬群眾一起觀看升旗儀式。2007年9月30日夜，78歲的胡其俊問家人：「今天幾號？」得知已是國慶前夜，他對兒子胡克軍說：「明天是10月1日，該升旗了！」豈料翌日上午11時，胡老心臟病復發去世，他的遺體被蓋上一面鮮艷國旗……

多年前一個深秋，我曾在河南沁陽一個偏遠的山村小學，親眼目睹升旗儀式。這所小學只有16名學生和兩名教師，每逢周一的升旗儀式卻風雨無阻堅持不懈，望着小小學子向國旗舉手敬禮的崇敬之狀，我不禁熱淚盈眶……

五星紅旗是新中國第一名片，是華夏民族最靚標識，是炎黃子孫心之魂魄，是神州大地精神圖騰！無論浪跡天涯何時何地，看見她，就看到祖國的容顏；親近她，就親近母親的血脈……在情勢紛繁多變的今天，我們更該懂得國旗的分量、國旗的厚望，成為她的忠誠衛士、鐵桿擁護、畢生守護她、追隨她、增輝她，一如雁翔所云——

紅旗當空舞彩雲，五顆金星展神韻。無數英烈血凝就，中華圖騰民族魂！

書若蜉蝣

葉輝

分流石圓環與石筍村

話說分流為大嶼山西南岬角，原稱份流，由於位處珠江與太平洋洋域的分界，以海水「分流」成泥黃色與澄青色的景觀而得名。分流北面也有一座名為分流頂的山峰；根據發掘分流石圓環，分流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及青銅時代早期已有人類活動痕跡，石圓環於1983年被列為本港法定古蹟；明代分流為南來船隻入廣州兩條航道之一，有重要戰略價值。

分流岬角的七十公尺高地上建有炮台，有學者認為分流炮台初建以防禦海盜，記載見於《澳門記略》，雍正七年（1729年）時於大嶼山「兩山各設炮台」，其一料為分流炮台，因此炮台確認為本港最早建成的炮台，於1981年列為法定古蹟；分流岬角似雞翼，又名雞翼角；分流半島東南面有一巨岩，稱為石筍，故昔日分流村又稱為石筍村。

分流最著名的其炮台，遊覽分流可由石壁或大澳依照鳳凰徑指示前往，如欲訪炮台、石圓環及石筍，則在分流西灣或東灣再接分流郊遊徑前往，由大澳巴士站起步，轉進昔日鹽田旁的車道往南涌村，接鳳凰徑第七段，沿海旁小徑經番鬼塘村及牙鷹角，下降至二澳泥灘；沿泥徑繞行山腹徑，下降至狗嶺涌路口，跨溪上走至引水道，循引水道行走，在支路續左走（右方下降至大浪灣），上升至石壁最終完成行程。大嶼山從來並非荒野，有考古

學家在分流、石壁找到石器時代的石圓環和石刻（3,000多年前），說明大嶼山早有人居住，宋朝時大嶼山與港島合稱大奚山，宋代以前大嶼山為流放犯人之地。

在晚清時期，中國政治動盪，大批道教人士及佛教僧人透過海路南來到大嶼山隱居修行，因此大嶼山逐步形成今天的五大禪林，有「香港佛教名山」之稱，目前已有歷史，尚有很多需再考古探究。

據考古古蹟辦事處資料，本港具考古研究價值的208個地點，大嶼山佔四分之一，當中就有50個地點，具有考古價值，包括二澳、陰澳、東灣石壁、大澳虎山、大蠔、白芒、馬灣涌、貝澳等等；陰澳灣附近有鹿頭村遺址，就在2007年，香港考古學會在鹿頭村後的鹿頭灣（鹿頭村考古遺址），發現三個唐代窯爐，以及不少新石器時代至清代的陶瓷器皿，對研究香港歷史十分重要，已確定的考古遺存堆積範圍約為3,000平方尺。

未經考古研究就闢蕪發展，恐怕就如沙中線土瓜灣站工程發現宋元古井的情況，官方手足無措，最終還是工程進度落後及成本上漲等考慮因素先行，從而影響判斷。

可以如此說吧，若然一個城市沒有本土歷史，亦注定沒有未來。若藉「發展緩慢」的理由合理化粗暴開發，就如同成為宰殺本土歷史的共謀。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辛丑北征淚墨》組詩之四

不是男虛杜
將兒名宇
軍若遣啼
也論敢殘
斷收望故
頭好秋愁
。；，

李叔同詩句
素仲配畫
丁酉夏日

李叔同是書生，但愛國之心拳拳。《辛丑北征淚墨》組詩中的第四首，此詩正好體現了他正氣正義的一面。「虛名遠敵望千秋」，道出李叔同不是「書生談兵在紙上」之輩。「不是將軍也斷頭」借《三國誌》中「我州唯有斷頭將軍，而無有降將軍也」之意，道出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即使我輩不是帶兵的將軍，也應有視死如歸，殺身成仁之氣概。

豆棚閒話

青絲

筆友難求

當今地球上超過一半的人使用手機和互聯網，已很少有人寫信了，人們除了空間感、語言、認知正在被改變，人際關係也日益淡薄。法國巴黎針對這一現象，制定了一個「手寫書信日」，呼籲人們恢復手寫書信和明信片。但很多人表示，不知寄信給誰，不像過去，除了可與至親好友通信，還可以找到筆友，那些不便與身邊人說的心裡話和小秘密，也能找到特定的傾訴對象。

筆友是書信時代的一種特殊存在，雙方多未見過面，僅是因為相同的愛好，或傾訴的需要，保持通信並互為信賴。筆友與現代的網友不同，因距離遙遠，雙方都具有強烈的空間意識感，加上書信的文字局限，只能談一些學習、工作或生活上的事，交流比較克制，不會產生情感上的依賴。其中一些筆友，只是人生某個階段的過客，是因為相同的目的匯聚到一起。比如都愛好文學，互為通信練筆。或出於對他人的仰慕，通信請教、討論一些人文哲學話題，起到豐富生活、拓寬視野的效果。彼此除了書信聯繫，很少會形成現實

交集。由於無法見面，也有助於各自放下心理包袱，坦誠地道出自己的觀點和心事——這正是筆友的巨大魅力。很多名人作家，都有筆友。美國作家亨利·米勒83歲高齡時，有一個很年輕的女演員給他寫信，表達對他的仰慕，雙方通信五年，互寫了一千多封信，直至亨利·米勒去世。晚年行動不便的亨利·米勒，就是在與這位女性筆友的通信過程中得以維繫快樂。1940年代，美國女作家海蓮·漢芙因紐約書價高昂，寫信到倫敦查令十字街84號的舊書店，委託經理弗蘭克代為選購舊書，雙方展開了20多年的書信交往，雖然從未見面，卻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海蓮·漢芙在英國物資匱乏時期，給弗蘭克及其家人、書店員工郵寄食品，弗蘭克也在海蓮·漢芙手頭拮据的時候，除售給她想要卻又暫時無力支付的舊書。這一段經由書信傳遞的情誼，後來被海蓮·漢芙匯編為書信體小說《查令十字街84號》，成為享負盛名的筆友故事。

1960年代初，周作人失去了經濟來源，生活十分困頓，香港文學愛好者鮑耀

明很仰慕周作人的學識，經朋友曹聚仁的引薦，雙方通信成為筆友。鮑耀明時任日企駐港高管，生活條件不錯，六年中，他除了給周作人寫了三百多封信，還寄送了大量的食品，供周作人及其家人改善生活。當時內地每人每月只能接收一次海外包裹，鮑耀明就輪流用周作人、其妻、兒媳、侄子的名字換寄，有時還會根據周作人的實際需要，照單給他購買食品用物。周作人除了給鮑耀明回了四百多封信，也隨信寄送了許多手稿書畫，其中既有他親自書寫的手稿，還有他昔日與胡適、徐志摩、錢玄同、劉半農等名人往來的信件，甚至絕版書籍，以回報對方的饋贈。這些信件後來經過鮑耀明整理，編著成《周作人晚年書信》一書，成為研究周作人生平的重要文獻。另外，鮑耀明還從通信中得知，周作人曾想翻譯日本名著《東海道徒步旅行記》，但未能與出版社談攏，於是鮑耀明在90歲高齡時，翻譯了這部日本名著，完成了周作人未竟的心願。這種素未謀面卻相交莫逆的筆友之情，也是人生交友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

生活點滴

徐永清

荷葉物語

喜歡散步，喜愛閒看。前不久的傍晚，信步來到老城區，在鬧市的路旁，見個老漢在賣荷葉。這情景好多年沒見了，真是好奇。問問吧，老漢說這荷葉五毛錢一張。老漢是蓮藕種植戶，家裡有幾十畝的藕塘，將藕收穫後，便把荷葉拿到城裡來叫賣。一則為人類造福，二來掙些零花錢。這主意不錯！

「叔叔，這荷葉有什麼用？」有個小姑娘好奇地問我。生活中荷葉的用途還挺廣，可入藥，可泡茶，可以包裹食品，做美食更是不少了，比如做荷葉粉蒸肉，做叫花雞……

過去賣熏燒（熟食、滷味）的是用荷葉來包裹食品的，醬園店也用。記得小的時候買醬菜，那包裝物全是荷葉。那時節紙張緊張，將藕收穫後，便把荷葉袋幾乎沒有。用荷葉包裹醬菜，源於何時？沒人考證過，應該很久，還是古法吧？通常將整張荷葉一開二，或是一開四，也有一開六的。根據客戶所購醬菜的多少，選用大小不等的荷葉。用荷葉包裹的醬菜，有種特有的清香，好吃開胃。幾十年過去了，於今想來，記憶深處仍有餘香。雖是依稀的，遙遠的，卻是刻骨銘心的。

我的妻子會做荷葉粉蒸肉。將糯米（也有用籼米或梗米）炒黃炒香，碾碎後放於荷葉之上，再裹上已經入味的

五花肉，將其捲成方形或長方形，入鍋蒸熟便可。荷葉粉蒸肉那個香，其中既有糯米的焦香，也有豬肉的鮮香，更有荷葉的清香。這幾種香型融合在一起，真讓人香得難以言表。做荷葉粉蒸肉不難，關鍵要有荷葉，新鮮的荷葉最好，香啊！可新鮮的荷葉城裡沒有，那咋辦？有一年的夏天，我乘著下鄉釣魚的良機，採了不少鮮荷葉。那幾天，我們家是天天吃荷葉粉蒸肉。

我有個朋友堪稱是古道熱腸，對人有所求，竭盡全力。前些年，已是隆冬時節，一個北方的朋友請他找些荷葉。為孩子治病，這荷葉是做藥引子的。治病救人，不能耽誤。他跑了好些藥店，脫貨。那陣子藥店很少進荷葉，用途窄，利潤小。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後他還是在一家偏僻的藥店買到了，然後他急火燎地用快件寄去。

荷葉與荷花還是畫家和作家的愛物。若是光有花朵，沒有葉子也不行。光禿禿的花，單調乏味。論畫荷花，王冕畫得最好，他更有生活。只要看過《儒林外史》的人都知道，王冕小年紀便在諸暨的七湖一帶放牛。面對滿湖的荷花，朝夕揣摩，爛熟於心。故能畫出荷花與荷葉的神韻。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這是南宋大詩人楊萬里《曉出淨

慈寺送林子方》中的名句。詩人不偏不頗，對葉與花均做了描繪。這說明花與葉是密不可分的。荷葉與荷花成全了楊萬里，也成全了這首名詩。現代作家朱自清對荷葉好像更為偏愛。他在名篇散文《荷葉月色》裡，則不惜筆墨，極盡鋪陳地描繪了荷葉的風致。我想每個讀者都深知其詳，不再贅述。

常言道：「荷花雖好，還需綠葉扶持。」現實生活中「荷花」與「綠葉」互幫互襯的事例很多，難以枚舉。就作者與編輯來說，即是一對「荷花」與「綠葉」的關係。常言道：「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對待施惠，可以勿念；對待受恩，應是不能忘卻的。也就是說，花朵應該學會感恩，凡人也要學會感恩。有關「綠葉」與「荷花」的關係，我均有體會。我曾做過多年的報刊採編工作，曾為一些作者發表了可觀的新聞與文學作品，以至在某個小環境，作者的知名度遠遠地超過了編輯。說實話，很多人還是知道感恩的。可有些作者，有點知名度，立馬眼中無人，尾巴便翹到了天上。就作者而言，我也曾發表過不少作品，感謝那些默默奉獻的「綠葉」，感激他們熱心的關照，傾情的扶持。作為「荷花」，我對「荷葉」的恩情是刻骨銘心，沒齒不忘的，我感謝「荷葉」！

浮城誌

張軍霞

我家有個讀書角

因為我和愛人都從事文字工作，時常有豆腐塊發表，天長地久，家裡積累了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報刊和雜誌，捨不得丟，閒置着卻又可惜，我們時常會整理一些雜誌，送給身邊愛看書的朋友。

一天，我下樓散步時，恰巧郵遞員來了，接過沉甸甸的報刊，趁着外面光線正好，我坐在小區的花園裡看起了報紙。沒過多大會兒，我接了一個電話，站起來就走，把幾本雜誌忘在了花壇邊。

過了好大一會兒，等我散步回來，又想起這件事時，走到花壇邊一看：樓下的李大爺，正捧着我的雜誌，看得津津有味。我笑着說：「您也喜歡看書啊？」他說：「我看到你把東西忘在這兒了，就走過來看看，沒想到這雜誌裡面的故事怪有趣的！」

「您喜歡就拿回家去看吧。如果願意多看一些，到我家去拿，多得是呢！」我把那兩本雜誌送給了李大爺，轉身上樓時，心裡有了一個好主意：如果能把那些閒置的書按類別整理好，在樓下小屋設置一個讀書角，讓鄰居們沒事都來看看書，豈不是一件兩全其美的好事？

說做就做。第二天，我和愛人就將小屋收拾乾淨了，又找出簡易書架，擺上雜誌和報刊，還有專門的兒童讀物區。接着，我拍了

照片發到小區群裡，歡迎大家免費來看書。原以為現在的人都喜歡手機閱讀，沒有幾個人喜歡看書。沒想到，我這裡消息剛發出去，就有兩位媽媽帶著孩子跑來了，他們看到有插圖漫畫、繪本之類的書，爭着要看。

接下來的幾天，我家有個讀書角的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在小區裡飛來飛去，跑來登門看書的人也越來越多。每天下午，我從幼兒園接了女兒，就開放讀書角，有人拿了書就到花壇邊去看，也有人是帶著孩子來看，原本陌生的鄰居，因為有了書做紐帶，一張張面孔慢慢變得熟悉起來，彼此之間也有了更多的互動。

讀書角開放幾個月之後，讓我意料不到的事情越來越多，比如一樓的王老師，把自己家閒置的一些教輔類書都送给了我，隔壁單元的李伯，送來了更結實的簡易書架，還有幾位鄰居在樓下開闢了小菜園，時常給我們家送新鮮的蔬菜……

在這個生活節奏日益加快的年代，越來越多的人在工作之餘，只願意把自己關在防盜門裡面，鄰里關係也越來越疏遠，一個小小的讀書角，卻讓大家有了更多交流的機會，也許書多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讀書、看書的過程，在鄰里之間傳遞了更多的溫暖，這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